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失聲驚歎道：「荒唐！荒唐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笑道：「一點也不荒唐，劉素客精擅縮地之術，他的女兒自然也會這套法術，一步千里，在她說來並不是難事……」

南海漁人搖頭道：「這一點我知道，我是說你們這場文定納采，實在荒唐得不可思議，你們這樣就算是訂姻了，將來你……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婚姻大事，怎可當作兒戲，折箭為盟，這儀式算是夠隆重的了，而且前輩還是見證呢，怎麼可以說是荒唐呢？」

南海漁人瞪著眼道：「我也不知該怎麼說，反正我總感到不是那麼回事，而且我也不相信你真會娶她？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我會娶她的！因為這是我的自救之道，雖然劉素客一次殺害我的計劃都失敗了，可是我實在怕他，他用的手段簡直令人防不勝防，就以剛才的情形來說吧，在鋼羽的背上，我的性命就掌握在劉日英手中，要不是她突然動了春心，此刻我早已往黃泉路上報到了！」

南海漁人愕然道：「我不信！她手無縛雞之力，如何能致你於死命呢？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太簡單了，她那尖尖的指甲祇要刺穿我的衣服，劃破我一點外皮，我就沒命了，你知道我有血水症嗎？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血水症？」
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是！這是我先天遺傳的怪症，血淡如水，一破皮就無法阻止，直到血液流盡而死，尤其是腰間的重穴上，我簡直連反抗的餘地都沒有……」

南海漁人直是搖頭。金蒲孤又笑道：「大概是我不該絕，她居然放開了我，當她第二次再想用指甲劃破我頸下血脈時，我才有還手的機會……」

南海漁人愕然道：「難怪你突然把她捧到地上去，我還以為你有虐待狂呢！可是你說娶她是為了自救，那又作何講法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劉素客三個女兒中，以這個大女兒最聰明，得到他的傳授最多，對他的瞭解也最深，現在她成了我的未婚妻子，一定會以我的安全為慮，也許劉素客今後再要施展什麼陰謀時，她會在暗中加以破壞，或是對我提出警告，今後將是她們父女暗中鬥法，我就不必再提心吊膽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仍是不信道：「她們得過她的

父親嗎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無所謂了，劉素客的一舉一動，她早已瞭如指掌，祇要加以阻撓就行了，劉素客對於這個大女兒顧忌最甚，所以才不容她活下去，他置她於死地，我給她活下去的希望，得到一個劉日英，等於砍掉了他的兩支手，劉素客再也無能為力矣！」

南海漁人怔然良久，才喟然一歎道：「你們這批年青人太可怕了，劉素客的行為固然不當，可是你利用他的女兒似乎也不太光明吧……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「既為夫婦，生死同命，怎麼可以說是利用呢？」

南海漁人微溫道：「那女孩子對你情深似海，你對她卻冷若冰霜，假如不是利用，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？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前輩認為我應該如何對她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至少應該對她表達一點真情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我對她表達的是真正感情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那是真的感情？」

金蒲孤收斂了笑容，輕輕地歎道：「不錯！我從小是在仇恨中長大的，又在天山寒天雪地中成長，我的感情祇會用冷酷來表達，假如我含著笑臉，所流露的絕不是真情，我的生命中沒有歡笑……」

南海漁人愕然不知所以，良久才一歎道：「你真是個怪人……不過她知道嗎？」

(八十七)

於是智子、神尾秀子和女傭阿靜便一起先走，伊波良平也隨後跟去。其餘的一行人則繼續爬上長長的緩坡。

「唉！上了年紀就是這樣。」

金田一耕助不知不覺和大道寺欣造並肩走在一塊兒。

「是啊！再加上這陣子又接二連三發生了這麼多事情。」

大道寺欣造語氣冰冷地說著。

兩人沉默了好一會兒，大道寺欣造才又開口低語道：

「金田一先生，如果我們遵照那封警告信函做的話，或許對大家都好，你說是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，祇是反問：

「大道寺先生，你一直很在意那封信是嗎？」

大道寺欣造考慮了一會兒，才聲音沙啞地說道：

「金田一先生，關於這件事……其實我有一個想法，不過這或許祇是我自己的胡亂猜測罷了。」

「即使是胡亂猜測也不要緊，祇要你想出什麼，都請儘管說出來。」

大道寺欣造又想了一下子，才緩緩說道：「我們是在五月初接到那封警告信函，從信封上的郵戳來看，信是在東京投遞的，所以寫這封警告信函的人應該是在東京。」

「而且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，寄信人非常清楚十九年前發生在月琴島上的事情，這麼說來，那個人當時應該在月琴島上。如果事情發生的時候，那個人在那個島上，而五月份左右那個人又在東京，那麼符合這個條件，良乎也符合這個條件，可是這兩個人都沒有理由這麼做，所以就祇剩下九十九龍馬了。」

「但是九十九龍馬似乎也沒有理由這麼做。他為什麼要阻止你把智子小姐接回東京呢？」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大道寺欣造語氣嚴肅地說：「或許他是故意反其道而行之！老實說，就因為接到那封警告信函，反而讓我更下定決心要把智子接到東京來住。」

「你應該知道，九十九龍馬深愛琴繪，或許他會通過旁人得知智子的容貌很像琴繪，於是就把過去對琴繪的愛意全部轉移到智子身上。而且警告信函中曾經提及十九年前的意外是他殺，當時最清楚這件事的不是九十九龍馬嗎？」

「此外，從警告信函中的書寫風格來看，可說與九十九龍馬的怪異性格十分吻合呢！」

「這麼說來，這一連串的殺人事件全都是九十九龍馬所犯下的罪行嗎？但是九十九龍馬後來卻死於別人之手，這又該怎麼解釋呢？」

「不，或許我們該把上次那件事和這次的連續殺人事件分開考慮。我一直相信多門連太郎那個青年因為正巧闖入，所以錯手殺了人。金田一先生，多門連太郎究竟是何方神聖？為什麼他總是纏著智子呢？」

金田一耕助避開大道寺欣造咄咄逼人的視線說：「這一點我也不明白。對了，大道寺先生。」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是的，齊白，就是那個獨一無二的盜墓專家齊白，在我記述的故事中，出現過許多次的齊白。相信在看了我對來人的描述之後，再聽我叫出了齊白這個名字來，各位也一定大吃一驚了。要使齊白那樣堅強、勇敢、心底縝密、堅韌、具有高度科學現代知識的人，變成眼前這種樣子，一定有特殊至極的原因。

齊白最近一次在我故事中出現，是《密碼》這個故事，所以我立即想到，是不是那個故事中，那怪不可言的似人非人，似蛹非蛹的東西，已經發育成熟，變成了一個可怖莫名的妖孽怪物？

如果是，也的確可以把他嚇成那樣子的。可是，和這怪物有關的班登醫生，帶著那怪物到勒曼醫院去觀察它的成長了，如果有了變化，我們曾約定，最快告訴我，而我沒有接到班登醫生的任何通知。

我一面飛快地想著，也來到了他的身邊，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背，他手心冒著汗，可是卻冰冷——可知他的情形，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，他張大了口，聲音啞啞，可是出聲不成語句。我把他拉到沙發前，推他坐下，他竟然一直抓著我的手背不肯放，我祇好叫老蔡快點拿酒來，偏偏老蔡行動又慢，我真擔心齊白會在那一段時間中，昏死過去，再也醒不過來。

齊白這樣闖進來的時候，以前也發生過，可是他本領的確如此之差，我去見所未見，就算是當年，他被一個大國的太空總署追殺，像土撥鼠一樣，躲在地洞中的時候，也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

好不容易我從老蔡手裡，接過酒瓶，用牙咬開瓶塞（我的右手臂，一直被緊緊抓著），把酒瓶湊向他的口，他總算知道張開口，可是當他喝酒時，酒卻一直流到了口外。

幾口酒下去，他整個人，算是有了一絲生氣，居然知道翻著眼向我望來，聲音一樣啞啞，但總算可以說話了，他道：「我……見鬼了。」

我呆了一呆。齊白是一個盜墓賊，根據「上得山多遇著虎」的原則，見鬼機會最多的，自然應該是盜墓人。

事實上，齊白經常在一些寬敞宏偉的古墓之中，流連忘返，不知道外面的是什麼世界。

以他這樣身份的人，見鬼了，似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。本來我著實被他嚇了一跳，但這時知道他不過是見鬼而已，雖然看得出那個鬼（一個或是一群），令他並不好過，但也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。我有些嫌他大驚小怪，所以用力摔開了被他抓住的手臂，同時，語音之中，也不免大有譏諷之意：「哦，是什麼鬼？大頭鬼？水鬼、長腳鬼？青面獠牙的鬼，還是百般嬌媚的女鬼？」

齊白用那啞啞的聲音叫：「我見鬼了，你知道嗎？我見鬼了。」

(十一)



或許是上天代替凌兒懲罰霍非凡會對她的無情，凌兒的情況一直都沒有好轉，整個人仍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，令霍非凡擔足了心，一刻不離地守在她身邊。她沒脫離危險離來，他便無法休息，幾天下來，霍非凡憔悴的驚人，若不是他身體好、內力充沛，他早就支倒下了。

「大夫，她是不是沒有求生意志，所以才不肯呼吸活下去呢？」日昇月落，霍非凡看著依然昏迷不醒的凌兒，突然開口問起。凌兒的情況讓他有如此的感覺，祇是他不願去承認這個事實。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大夫支支吾吾的不敢回答。

「是我太無情了，在她真心說愛我時，我卻為了小誤會不相信她。其實我很明白她是清白的，她沒有對不起我，是我該死的自尊作祟、我在吃醋，所以不聽她任何解釋，把她逼得祇能用自殺來表示她的愛。我真是個混蛋，我是個大傻瓜！」霍非凡自言自語繼續說。

「九夫人若知道莊主這麼傷心，她一定肯活下去，九夫人會活下去的。」霍非凡的深情讓大夫眼裡含淚，哽咽地安慰莊主。

霍非凡卻笑了，語氣好溫柔：「就算她不肯再活回來，我也會去找她的。親兒，不管天涯海角、地府冥殿，你去哪我就跟你到哪，我要親口對你說，我相信你，不祇是你愛我，我也一樣愛你，有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擋我們，我要和你永遠在一起！」

陳大夫聽得心底發毛。莊主的意思是：九夫人活不成，他也不活了，這怎麼可以？大夫正想開解莊主時，一個斯文儒雅的男子推門走入。大夫認得他，他是莊主的好友隨緣。

祇見隨緣快步走到莊主身後，不出聲，直接就點了霍非凡幾處穴道，扶住昏過去的他到旁邊的椅子上，馬上又從懷中

取出一個瓷瓶，倒出一顆黑色丹丸餵入霍非凡嘴裡。

「隨公子，你在做什麼？」陳大夫緊張地問，莫名其妙地看著隨緣的舉動。

隨緣不理會陳大夫，處理好霍非凡，他走到床邊，先為凌兒把脈後，再從懷中取出另一個瓷瓶。此次倒出的是紅色丹藥，他喂凌兒吞下，扶起她，他坐在她身後引度真氣給她。不一會，祇見凌兒原是慘白的臉色，漸漸有了生氣，唇色也由青紫轉成紅潤，整個人馬上就完全恢復生機了。陳大夫看呆了眼，不知道世上竟有醫術如此高明的，讓他汗顏。

一刻鐘後，凌兒神色都恢復了正常，隨緣也因運功而滿頭大汗。

他收回內力正想扶病人躺下，被點穴昏過去的霍非凡醒了，立刻躍起衝向床邊，從隨緣手中搶過了凌兒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怒視他質問。「你沒看到我在救人嗎？」隨緣微笑回答。

「對啊，經綸，你是神醫，你可以救親兒的，你快救救她！」霍非凡大喜的急急向好友要求。

「要我救她可以，不過我有條件。你也知道我對凌兒一直很有興趣，你若能將她讓給我，我就救她！」隨緣提出他的要求。

(七十八)

# 非凡莊主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寶珠從夢中驚醒，一見是裴家姊妹，將身站起相迎，俱笑個不住。然後大家坐定，兩個丫環俱送了泡茶來吃。綺霞吃著茶，叫聲：「寶珠賢妹，你每想要到我家聽月樓上去玩玩，此樓乃是仙筆所題，後樓雪窗亦可眺遠。今日無事，奉陪賢妹到樓上去遊玩一回，省得在此貪睡。」寶珠道：「很好。『聽月』二字起得新奇。愚妹也要到樓瞻仰仙（足亦），以開懷抱。」說罷，姊妹三人起身出房，各帶丫環跟隨，一直往花園而來。

到了花園，此刻已是秋末冬初，閨林花影凋零，鳥聲稀少，祇有幾枝殘菊在干畦邊插著，也不足供賞玩。姊妹三人直向樓下而來，到了樓梯，魚貫上去。樓上每日收拾潔淨，自有園丁辦理伺候。裴爺早晚上樓燒香，樓上滿壁圖書，俱是名人詩畫，陳設精工，紙墨筆硯俱皆古樓。四面推窗亮開毫無點塵，樓下自有管園僕婦煨的香茗伺候送上樓來。三位小姐上得樓來，先是裴家姊妹見了仙區，倒身下拜，寶珠也隨著禮拜。拜畢起來，大家坐定，有丫環各送船茶一杯，在面前擺著。寶珠見匾上「聽月樓」三個金字寫的奪人眼目，已不勝驚訝，又見下寫「掌桂仙史題」，一時不解，便問綺霞道：「姐姐，月如何可聽？出於何典？以開茅塞。」綺霞見問，便回道：「賢妹有所不知，祇因家君新建此樓，尚未題名，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，合家在園內飲酒賞月，我父要在酒席前面試我們兄妹的才學，並將樓名各取一個上來，以定優劣。我兄取的『餐松』二字，我妹取的『雙鳳』二字，愚姐取的『倚翠』二字，還有我父取的『留雲』二字，承曾說由，忽月台下飄落一張紅柬，上寫著：樓名俱取的不佳，他於月府桂樹下細加磨琢，成『聽月樓』三字，以留千古仙（足亦）。我父將柬貼看過，又被一陣仙風吹去，東貼無影無蹤。我父驚奇不止，即命掌燈上樓。一看，哪知未曾寫字之匾已有三個金字在上，如斧琢成，下書『掌桂仙史題』，即月府吳剛也。賢妹，你道奇也不奇？就是這『聽月』二字，我們兄妹也將此意細細推敲，並不知出於何典，其意似不近理。仙史又留詩『聽月樓』七言詩一首，寫在匾下粉屏上，解釋『聽月』二字之意，令人恍然大悟。賢妹何不近前，一看便知。」寶珠聽說，也暗自稱奇，起身進前，到粉屏前一看，果見字（足亦）寫的龍飛鳳舞。上寫道：

聽月樓高接太清，樓高聽月更分明。天街陣陣香風送，一片嫦娥笑語聲。

(三十六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**張天師64代再傳人**  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 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  
**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**  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  
**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**  
**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**  
**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**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  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 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  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 
**請上網：slcj.us**  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